

尚書精義
六



尚書精義卷三十三

王曰。爾惟舊人。爾丕克遠省。爾知寧王若勤哉。

無垢曰。周公意言。武王勤勞辛苦。得天下。爲子孫萬世之基。以綏養天下萬世之民。今不可故違吉卜。安坐求敬。忍視王室之危亡而不恤矣。如此訓諭。則見周公義理深長。而邦君御事之對。似爲迂闊矣。天闕。愆我成功。所予不敢不極。卒寧王圖事。

無垢曰。天意以成王冲幼。坐繼武王之業。恐其怠惰恣縱。故閉塞勞苦。我成功之所。使我知天命之不易。而人情之艱難也。我何敢不盡心盡力。以卒武王之所圖之事哉。武王所圖之事何事也。曰。天下盡歸周家之事也。

張氏曰。闕言天命之否。閉而不通。愆言人事艱難而不易。事者功之始。功者事之成。前人之功。積事以成之者也。今也天闕。愆我成功。所則我于寧考所圖之功。不能必成。姑亦終其所圖之事而已。天下之事。先王定之于前。極其卒之者。非子孫其誰乎。

肆予大化。誘我友邦君。天棗忱辭。其考我民。予曷其不于前寧人。圖功攸終。天亦惟用勤。愆我民。若有疾。予曷敢不于前寧人。攸受休畢。

無垢曰。周公惟恐其未喻也。乃曰。至誠稱譽。而非諂非諛者。天必輔之。欲知至誠稱譽。不可考之于諸

大夫恐其有爵祿之累也。其言可信也少矣。使民有後子后。後來其蘇之辭。有後子后。後來其無罰之辭。則天之輔我可知。當時十夫來翼。則民有忱辭。歸我可知矣。民有忱辭。歸我。則天之輔我。亦可知矣。其往征也何疑哉。民欲征四國如此。此天心也。予何敢違天。不于武王與夫舊臣之功。使之有無窮之計乎。誠使周公聽求敬違卜之言。坐視四國之叛。而不爲之經理。則武王之天下。未可知也。四國叛亂。如已有疾。以害我周家之業。我何敢不于前寧人武王。與夫舊臣所受于天之休命。有以終其業乎。畢終也。終其業。則視四國叛亂。如疾在躬。必去之而後已。

張氏曰。化者。化之以其道也。誘者。誘之以其言也。三監淮夷之叛。有邦之君。皆以爲不可征。此成王所以化之者也。天棐忱辭。其考我民者。誠言而有辭。天之所輔也。我忱信而有辭。天必輔我。天道遠而難知。欲知天之輔我。當考之我民而已。民之去就視賢。十夫子翼。則民輔我矣。天之視聽自民。民輔我則天輔我矣。天輔我。民輔我。豈特可以極卒寧王所圖之事。其于圖功。亦可以終之者也。

王曰。若昔朕其逝。朕言艱日思。若考作室。既底法。厥子乃弗肯堂。矧肯構。厥父菑。厥子乃弗肯播。矧肯穫。厥考翼。其肯曰。予有後弗棄基。

無垢曰。武王既已統一天下。未及紀綱萬事而死。今成王繼之。有四國之叛。使不爲之撲滅。是若作室不肯爲之營築也。營田而不爲之播種也。況能制禮作樂。立綱陳紀。爲子孫無窮之計。因其作室菑田之說。又思曰。父以敬存心。見其子不繼其志。其肯言曰。予有後不棄我基業乎。爲人子而不爲父所信。

則亦何以爲人哉。使我今日不能繼武王之業，以平四國之亂，是武王無後也。是盡棄武王之業，而不爲保守也。如此，不征其可乎。

張氏曰：父作之于前，則子不能不繼之于後也。

肆子曷敢不越卽救寧王大命。若兄考，乃有友，伐厥子，民養其勸，弗救。

東坡曰：養，斷養也。父兄而與朋友，伐其子，其家之民，養當助父兄，歟。抑助其子，歟。其將相勸，助其父兄，弗救其子也。今王與諸侯，征伐四國，正如父兄朋友，伐其子，爾衆人孰當助乎。

陳氏曰：兄考者，喻成王、周公也。友者，邦君也。喻四國也。子者，喻民也。民養者，斷養也。喻羣臣也。四國殘害我赤子，我爲赤子之父兄，固將救之。汝羣臣，乃勸我弗救乎。

呂氏曰：如人之父兄，被儕類伐其子，父兄豈肯弗相救。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。何況王者視民如子，見得武庚、管、蔡、害民，爲天下諸侯，豈可不相救助。此以世間常情論之。

王曰：嗚呼肆哉。爾庶邦君，越爾御事，爽邦由哲，亦惟十人。迪知上帝命，越天棐忱。爾時罔敢易法。矧今天降戾于周邦，惟大艱人，誕鄰胥伐于厥室，爾亦不知天命不易。

無垢曰：爽，明也。清明邦國，必賴哲人。今茲十夫，通知上帝之命，命在周家，故來翼我。十夫可謂哲人矣。清明四國叛亂者，非十夫其誰。十夫來助征伐，是上帝來助征伐也。其可已乎。以是知非有以高天下之見者，則不足運動天下。邦君御事，學至於立矣。特未可與權。平居守常，則有餘裕。儻遇變故，則不足

以知幾而幹旋上天之法。誠者輔之。今周室至誠動天。天遣十夫來翼邦君御事。其可有異論。不輔我至誠之心。而易上天之心乎。降戾周家。使大艱人如三叔等。以我至親。乃大近相伐于室家之中。此周家不幸。天降此禍也。禍端已起。不可不治。治之之道。伐之而已矣。夫上天之法。本于輔誠。此天之定命。不可改易也。三叔乃一時變故耳。豈能易天之法。與天之命哉。天法天命。既不可易。邦君御事。乃以謂不可征。是不知天命之不易也。

呂氏曰。天輔助我有周。於誠實乎。信無事之時。其時尚不敢有變易。夫法以輔誠。天命。何況今日。天動威以警戒我周邦。尤不當不從也。

予永念曰。天惟喪殷。若稽夫。予曷敢不終朕畝。天亦惟休于前寧人。予曷其極卜。敢弗于從。

無垢曰。殷之有天下。猶百畝之田也。田有惡草。則害嘉穀。天下有不仁之君。則害良民。天相武王。誅紂滅殷。以保良民。是若稽夫。除去惡草。以養嘉穀也。今其莠猶在。如武庚之叛也。成王豈敢不力誅鋤。以終天下之業。而繼武王乎。亦猶稽夫盡去惡草。不使一苗有遺類也。前曰日思。今日永念。則知聖賢舉事。不輕易如此。

東坡曰。方是武王之舊臣。皆欲從成王征伐。故王曰。天若欲休息此前寧人者。予何敢盡用卜。敢不從衆而止乎。

張氏曰。稽夫之治田。去其害稼者而已。蓋稂莠不除。終爲苗稼之害。殷商之害虐斯民。爲天所畏。有類

于此故曰天惟喪殷。若稽夫天之喪殷如是。則爲成王者。故當歛之。至于終畝。所以應天者也。極至也。天之休美于前寧人。使有天下。成王自謂我何所至乎。言有天下之休命者。盡寧王之德也。我卜既吉。而不往從之。則是逆天者也。成王之所以必往伐之者。從卜而已。

呂氏曰。周公論天之命。喪商之意分明。天降休命于武王。又分明。何必去占卜。自合當從天命去。東征雖不卜亦可。

率寧人有指疆土。矧今卜并吉。肆朕誕以爾東征。天命不僭。卜陳惟若茲。

東坡曰。今寧人指我以疆域所至。不可坐受侵略。況今卜并吉。是天欲征。不欲休也。盤庚及大誥。皆違衆自用者。所以藉口也。使盤庚不遷都。周公不攝政。豈有異議乎。平居無事。變亂先王之政。而民不悅。則以盤庚與周公自比。此王莽所以作大誥也。

張氏曰。天雖難忱。其示人以吉凶之命。而無有僭差。卜之所陳者如此。此三監淮夷。不可不征也。

荆公曰。武庚周所擇以爲商臣。三叔周所任以商事者也。其材豈非庸人。方主幼國疑之時。相率而爲亂。非周公往征。則國家安危存亡。殆未可知。然承文武之後。賢人衆多。而迪知上帝。以決此議者。十夫而已。況後世之末流。欲大有爲。而乃欲取同於汙俗之衆人乎。

成王既黜殷命。殺武庚。命微子啓代殷後。作微子之命。

無垢曰。征四國時。實周公攝政。故孔子序大誥曰。周公相成王。將黜殷。則黜殷命。殺武庚。命微子啓。雖

曰周公相成王。其實皆周公意也。然孔子於大誥尙曰。周公相成王。至此則獨書成王。而不及周公者。何也。曰。論成王之意。惑流言。疑周公。則黜殷命。殺武庚。命微子啓。非成王意也。余原成王本意。豈願四國之叛。而失吾家宗社哉。特以疑故。顛錯繆亂耳。使其無疑。則原其本意。實亦欲黜殷命。殺武庚。命微子啓。代殷後也。故聖人不書其疑。而書其本意。曰。成王既黜殷命。殺武庚。命微子啓。代殷後。而不及周公。不及周公。所以深明周公行成王之意。而非周公私意也。前書周公。所以尊周公之斷。後不書周公。其義豈不遠哉。余乃知不書周公。其所以尊周公也。又曰。微子蓋帝乙長子。特以其母初賤而生。故不立。其母後貴而生。紂故紂得立。然而紂無道。亡天下。其子武庚。又背叛亡其國。殷緒宜絕矣。周家忠厚。不忍滅殷宗廟社稷。卒封微子以爲殷後。且使成湯以來。不泯祭祀。凡三十二傳。而滅於齊。是全湯之祭祀者。微子也。使微子繼帝乙有天下。豈有牧野之事乎。

呂氏曰。周公攝政時。有流言之變。天下皆疑周公。有無王之心。孔子特序此。以發周公尊王之意。欲使後世知禮樂征伐。自天子出。聖人經世之大法也。又以見周公之本意。

微子之命

王若曰。猷。殷王元子。惟稽古。崇德象賢。統承先王。修其禮物。作賓于王家。與國咸休。永世無窮。

無垢曰。立前代子孫以崇德。其意以謂不立他人子孫。而立微子者。所以崇成湯之德。不敢忘也。立前代子孫以象賢。其意以謂前代子孫必有先祖遺風。今立微子爲諸侯。所以象成湯之賢。使我有法。

也。夏、商各有一代禮物，不相沿襲也。先王不忍自尊一代之制，而廢前代之禮，故立二王後，使統承先王之業，不用當代之禮物，其典禮正朔服色，一從其故家所尚。雖郊天祀地，亦所不廢。此所以使微子統承成湯，常自修其家禮物也。其意使前代子孫常見故家遺物，而無悲苦傷悼之念。嗚呼！仁哉！夫以客禮待之，所以尊成湯也。先王忠厚尊敬之風，可想見于此矣。夫以客禮待之，其心視之，如成湯之存也。

張氏曰：以事言則爲稽古，本成湯而言之，則曰崇德；自微子而言之，則曰象賢。蓋王者之後，必立其人，以承其宗祀。古之道也。成王稽而行之，故謂之稽古。成湯有德矣，必立先代之後，以作賓王家，所以崇有德。微子爲賢矣，必建于上公，加以爵服，所以象其賢。崇德象賢者，將以嗣先王之統而承之也。

呂氏曰：崇夏之後，便是尊禹之德；崇商之後，便是尊湯之德。蓋德厚者流必長，德薄者流必卑。夏尚忠，商尚質，周尚文。蓋聖人于車旗正朔，本數未度，種種自有定制，豈可不責其後世子孫之修。然聖人公天下爲心，其所以創立一代規模，蓋欲新時人之耳目，然未嘗以己爲是，以先爲非，不敢盡掃滅先王之制度，所以不要後人廢墜，使修其禮物，常常在裏，此亦見得聖人公天下爲心處。且如秦恐人是古非今，盡焚滅先王之典籍，此只是秦私心如此。然聖人所以留其禮物，使之常修者，蓋亦有意。天下之理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，如循環然。商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周因於商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蓋聖人通百世爲體，若先王法度，苟不修而我之法或廢，後世有聖人作，卻把何

道理救得。此所以修其禮物者。蓋知變通之道。損益而兼用之也。

嗚呼。乃祖成湯。克齊聖廣淵。皇天眷佑。誕受厥命。撫民以寬。除其邪虐。功加于時。德垂後裔。

無垢曰。齊聖廣淵。其德蘊于中而未用。至其發之於事也。則見于撫民以寬。寬乃齊聖廣淵之發也。若夫傲慢閉塞。褊窄淺露之人。其見于事也。則爲虐。有德爲寬。無德爲虐。然則人主之于民。其可不以寬爲心乎。桀以虐失民心。湯以寬得民心。盛哉成湯之聖也。取塗炭之民。付輯寧之地。故其功加于當時。不邇聲色。不殖貨利。以至克寬克仁。其心法所流。足以傳于子孫。故有德垂于後裔。功德兼隆。其盛矣哉。有德無功。是能有而不能用。有功無德。是無其本也。

張氏曰。人之致其力。以興事造業。謂之功。功則可大。故加于時。直心而行之。之謂德。德則可久。故垂後裔。

呂氏曰。湯以盛德受天命。以寬撫天下。功既加于時。德又垂于後裔。如日月之明。終古不息。若本原不深厚。功加于時。則有之。無緣會德垂後裔。此王伯之辨。緊要在此。蓋伯者以私智相高。摟諸侯都是智巧機術。相籠絡天下。若本身死了。便散潰解釋。如齊威方死。五公子爭立。諸侯來伐。何緣會德垂後裔。爾惟踐修厥猷。舊有令聞。恪慎克孝。肅恭神人。

無垢曰。踐修厥猷之實。豈在虛空高遠哉。恪慎克孝。肅恭神人。此所謂踐修厥猷也。紂荒怠弗敬。而微子恪慎。紂宗廟不享。而微子克孝。紂謂祭無益。謂暴無傷。而微子肅恭神人。則躬行修治之意。可以意

會矣。夫其爲人恪慎克孝，肅恭神人，則至誠忠厚，尊嚴和樂，豈尋常人哉。開國承家，以繼先代禮樂，舍斯人其誰乎。

呂氏曰：恪慎克孝，此是著實踐修處。今閭巷之人，皆知孝，然只是養口體，以此爲孝，不可謂之克。若克果能盡孝之道，如曾、閔，方是克孝。肅恭神人，此見得敬心常存，不以幽顯二字易其心，以此心事神，以此心接人，都無幽顯之間，此心常不替。

子嘉乃德，日篤不忘。上帝時歆，下民祇協。庸建爾于上公。尹茲東夏。

無垢曰：孔安國謂孝恭之人，祭祀則神歆享，施令則人敬和，其言論切實，有補於教化。余誦斯言，至于三復，請因其說而推明之。夫上帝歆享，下民敬和，必有以感召之也。微子恪慎克孝，肅恭神人，孝自恪慎中來，恭自肅中見，神人之樞機，已管鑰于此矣。故以此祀上帝，則上帝歆享；以此令下民，則下民敬和。使無其本，能至是哉。嗚呼！欲觀人之有德與否，請自孝恭而卜之。上公九命爲伯，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，皆以九爲節。微子爲成湯後，故其盛如此。然微子所以得此者，成王取其孝恭也，非特取其爲湯子孫而已。是孝恭之人，可以爲上公矣。

呂氏曰：微子躬行篤實而有光輝，又恪謹肅恭，無幽明隱顯之間。如此方可謂篤不忘。旣如此，所謂上帝時歆，下民祇協，本無二理。以此心事上帝，何緣不歆；以此心對下民，何緣不祇協。此是上當天心，下當民心，所以建汝于上公之位，命汝尹此東夏之民。所謂東夏者，蓋岐周在西，其所以封微子在亳，以

岐周看毫。卻是東。惟微子之德至此。所謂可使南面。所以因而命之。

欽哉。往敷乃訓。慎乃服命。率由典常。以蕃王室。宏乃烈祖。律乃有民。永綏厥位。毗予一人。世世享德。萬邦作式。俾我有周無斁。嗚呼。往哉。惟休。無替朕命。

無垢曰。烈祖之心。欲安民而已。初不以天下在彼。爲輕重也。使微子不失孝恭。以此訓民。以此保服命。以此率典常。而蕃王室。則成湯之心。至微子而愈宏大矣。夫烈祖德業之大。固不可以一言盡其要。不過納民于律度之中爾。使微子不失孝恭之心。則永安上公之位。而足以毗助我一人之教化矣。夫人主雖有仁心。仁聞。而所以使民被此澤者。則在賢有德之諸侯。以宣布之可也。諸侯而不賢。則吾仁心。仁聞。有所壅遏。其爲戕賊國家也大矣。成王此意。所以望微子也深矣。使微子如上所戒。則內足以貽子孫。外足以範諸侯。上足以保國家。使一出乎此。則子孫無所庇。諸侯無所憚。國家無所賴矣。在微子當如何哉。微子儻能以欽自持。不忘昔日孝恭之心。則舉事皆得其當矣。豈不簡易乎哉。微子如是之賢。尙告戒如此者。何也。曰。舜大聖人也。年九十餘矣。又自匹夫而爲天子。晏然若固有之。踐揚重任。職事修舉。命九官。黜四凶。有大功數十。天下尊之。而益方戒之。曰。罔失法度。罔遊于逸。罔淫于樂。而況微子。其可不戒乎。蓋仁義何常之有。蹈之則爲君子。背之則爲小人。一念失路。則一念小人。一朝一夕失路。則一朝一夕小人。以一朝一夕之小人而舉事。則爲千百年之小人。其可忽諸。

張氏曰。治民不可以不欽。化民不可以無訓。欽哉。使之欽以直己也。往敷乃訓者。使之順以導民也。宏

乃烈祖。則其孝足以奉先。律乃有民。則其政足以率下。夫然後下足以保其祿位。上足以輔乎天子。故斷之以永綏厥位。毗予一人。如是則子子孫孫得以繼基緒。而萬邦之衆莫不以之爲典式。此世世享德。萬邦作式之謂也。

尚書精義卷三十四

唐叔得禾。異畝同穎。獻諸天子。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。作歸禾。周公既得命禾。旅天子之命。作嘉禾。無垢曰。想成王聞唐叔之言。知禾之所以爲瑞者。自周公盛德所致也。所以親遣唐叔歸此禾於周公。而致其感悟之意焉。歸禾之篇。具載之矣。惜乎此篇之亡。不及一見也。想見唐叔忠信。成王誠意。和樂愷康。開懷露意。君臣之間。不復包藏疑貳。天下之樂。其有過于此者乎。又曰。周公既受成王命。以禾來歸。周公不敢當此美瑞。乃陳天子之命。以作書。以謂禾之所生者。乃成王之心所感召也。此美禾當主于王。我何與焉。非周公撝謙。人臣之道。正當如此爾。

史氏曰。歸美于周公。故曰歸禾。加德于成王。故曰嘉禾。君歸于下。臣嘉于上。一瑞而二書作焉。盛德之至也。三復其義。不惟周公愛天子之深。而天子愛周公也。亦至。周公遭變。禾則盡偃。成王泣書。禾則盡起。蒼蒼之天。反復報應。喜怒于立談之間。不其怪哉。非愛周公也。愛成王也。愛周公。則成王可與有爲矣。唐叔之禾。又前日之禾也。成王悟流言之非。而有袞衣之歸。周公懷愛君之心。而有東山之役。異畝同穎。此天借草木之靈。以示君臣誠意無間。一體同心之象也。

成王既伐管叔。蔡叔。以殷餘民。封康叔。作康誥。酒誥。梓材。

無垢曰。三監既誅。乃盡以其地封康叔。然周公不以封微子何也。微子賢者也。夫何疑哉。蓋所以一商

人之心也。武庚之叛，以故都之人思商家舊德，故因以聘其區區之忿。今微子雖賢，商人見微子乃商家子孫，其心不能無感傷。姦雄乘此，又將生變。如此，則天下何時可一乎？安國云：康圻內國名，是未封衛以前，康叔已受封矣。康叔雖賢，然初任重事，荷大責，其舉而盡善乎？此周公所以作康誥，使康叔知明德慎罰之義，作酒誥，使康叔知剛制于酒之義，作梓材，使康叔知塗丹雘之義，勤勤懇懇如此者，以見其重大也。

張氏曰：治殷餘民之道，在于明德慎罰。故康誥者，誥之以明德慎罰之事也。能明德慎罰，然後可以化舊染之汚俗。故酒誥者，告之以無困酒，而革其舊俗也。能革其舊俗，然後可以粉澤藻飾，以成至治。此所以終之以梓材也。

呂氏曰：命康叔爲衛侯，在周室封諸侯之一事爾。何故三篇之書，餘千言？前次未嘗如此之多。在唐虞之時，命典樂，命九官，不過一兩語。微子之命，蔡仲之命，不過一篇而已。後世未嘗如康誥之詳者。見得當時以三監既叛之後，殷之餘民，志尙未定，所以邦之安危，惟茲庶士。康叔正是周室安危存亡之所係處。周公成王之命康叔，其言不得不詳。此亦是時變之所使然。

康誥

惟三月哉生魄，周公初基，作新大邑于東國洛，四方民大和會，侯甸男邦采衛，百工播民和，見士于周，公咸勤，乃洪大誥治。

東坡曰。自惟三月哉。生魄至此。皆洛誥文。當在洛誥。周公拜手稽首之前。何以知之。周公東征二年之前。乃克管蔡。卽以殷餘民。封康叔。七年而復辟。營洛在復辟之歲。皆經文明甚。則封康叔之時。決未營洛。又此文終篇。初不及營洛之事。知簡編脫誤也。

史氏曰。都不定。無以得天下之心。法不明。無以勸天下之治。昔姬公之作周也。其加意於此乎。方成王尙幼。王都未定。周公定之。王法未明。周公明之。謂天下之治不治。舉係於斯也。是以定鼎于郊。鄩以據天下之中。邑旣成矣。四方之民。莫不和悅。五等之侯。百工之衆。莫不會同。可謂得天下之心矣。於是播周之號令。使之知所守。見商之多士。使之知所畏。勞來而安集之。遠近內外。無有不得其所。其勸天下也如此。天下之治。其有不舉者乎。昔嘗以是而作大誥矣。今復推廣大誥之意。而申言之。故曰洪。

呂氏曰。生魄是三月十六日。周公初立基址。作新大邑于東國之洛。四方之民。皆譬如子來。大和會于周。皆供周公洛邑之役。周公築洛邑。大抵一箇版築斧斤勞苦之役。人所最憚。然周公所以得四方之民。皆大和會。供其役者。何故。此正如文王作靈臺。經之營之。庶民攻之。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。庶民子來之意。侯甸男邦采衛。除要荒之外諸侯。亦皆供周公洛邑之役。

王若曰。孟侯。朕其弟。小子封。惟乃不顯。考文王克明德。慎罰。不敢侮鰥寡。庸庸。祗祗。威威。顯民。用肇造我區夏。越我一二邦。以修我西土。惟時怙冒。聞于上帝。帝休。天乃大命文王。殪戎殷。誕受厥命。越厥邦厥民。惟時敘。乃寡兄勗。肆汝小子封。在茲東土。

東坡曰：孟、長也。康叔成王叔父，而周公弟，謂之孟侯，則可。謂之小子，則不可。且謂武王爲寡兄，此豈成王之言。

無垢曰：不顯考文王，謂康叔有大明父文王也。以謂文王識見智愚，照燭萬事，有如日月，幽隱皆明，其大意在自明其德，與慎于刑罰而已。明德則在己，無玷，慎罰則待物以寬，行此兩句，其於治衛沛然，其有餘矣。君仁則所用皆仁人，君義則所用皆義士，知此則庸庸祇祇，可見文王之明德矣。且知其可用，則用之，知其可敬，則敬之，非文王之明德，其能灼見人材如此乎？夫人主能不侮鰥寡，以感動天下之心，而庸庸祇祇，威威以聳天下之心，則天下之民，善心油然而生，惡心怛然自沮，造化之柄，陰陽開闢，與天地同功，六子同用，顯民之說，豈欺我哉？夫肇造區夏，豈一旦而遽得之乎？始行於一邦，又行於一邦，以至天下歸之，夫一邦之不修，則以己德之不明，而待物之不恕，文王專用明德慎罰之道，以修邦之未修者，自一邦又及一邦，俄而滿四海，盡在文王明德慎罰中，其盛矣哉！西土謂岐，周文王所都之邑也。紂地民如寇讎，苛政虐刑，使民孤癯，無所依倚，姦回逋逃，捃撫戕賊，使民窮極，無所庇覆，而西土之民，獨於湯火中，自有清涼之地，蓋所依倚者文王所庇覆者文王也。天以民爲心，今天下苦紂之虐，慕文王之仁，民心美之，是上帝美之也。其仁聲聞於天下之民，是聞於上帝也。夫何故？以上帝以民爲心也。天乃大命文王，是以天下之民，皆歸文王，而三分有其二也。夫何故？天以民爲心也。民皆歸文王，是乃天大命文王也。文王以仁受天命，武王以義成文王之功，父兄皆聖明，聖作而明述，受此天命，河